

兒童之模範

小伯祿

宣化程主教准

著者 亞爾伯白西哀

幼 童

「幼童求餅」

I 小 伯 祿

小伯祿故事，並非一段神話，乃是去年春天發現的一樁極有趣，極動人的事蹟，

春夏之交，當蘋果樹鮮花怒放的當兒，大地原野點綴着玫瑰色的灌木，及金黃色的金雀花，真好像披了龍衣蟒袍一般，……這個時期，小伯祿就在森保及森瑪老的大路上玩耍，不過沒人注意他罷了，

聖若翰占禮的時候，池塘的旁邊，河溝的附近，雖然花草不多，却有無數藍色的蝴蝶，紅翅的蜻蜓，飛翔其間，……小伯祿就在那裏逮捕蝴蝶，逐捉蜻蜓，

有時他把網撒在水面上，逮住一些蝶虫甲虫之類，這樣東追西逐的玩耍一天，他的白布護腳，也被金雀花蕊及毛茛草給染黃了，

日落西山的時候，小伯祿在軟木樹的寬葉上，細心地將他的獵獲品，用針釘起來，也把他們分成種類。

* * * * *

蝴蝶蜻蜓的時期一過，小伯祿便棄了原野，而奔赴沙灘。

當海潮退後，一些栗色的小蝦，在水藻中，巖石間的細沙上游泳，小伯祿便赤了腿，提着斜十字的柳條小籃，去海邊水淺處撈蝦，

小伯祿的生活也並非完全浪漫……，他也作些算術，默書，習題等工課，

十月裏，蘋果成熟裸麥打場的時候，小伯祿穿着他美麗的海軍制服，胳膊下挽着他很重的小黑書包，伴着他的護守天神（即獨自一人）沿着兩旁滿長了桃葉衛茅草，好像綠籬笆似的沙子路上，上學去讀他的文規，……！

小伯祿便開始工作起來……，

* * * * *

小伯祿在尚德來附近，這樣生活了七年「七歲」，這年S城的大避靜開始了，這種避

靜爲使罪人回頭，該有多量的祈禱，特別需要的是小孩們的祈禱，所以他在避靜不多幾天，就開了聖體……，並爲遵教宗的命，他從此便天天領聖體，

這就如天主撒的種子，落到總未播種過的處女田裏了，這種子就要「種一結百」這「種一結百的種子就是天主自己」，同時他也就是收穫的主人翁，

然而這無限的種子「天主」，撒在各種地裏，發芽生長，却各有不同，因爲這些地上，不全是新的，有的一些被往來人物踏硬了，別的一些或是耕耨的不深，或是早已長了些棘茨，



哈！美好的良田，種一結百的新田，總未播種過的好土！……耶穌走遍了猶太和加里肋的各地爲尋找祂；結果從那裡找得了祂呢？不是在學士們身上，却是在小孩們的心靈中……原來這些小孩子們，還是加里肋地方未曾受過洗禮的一些小孩子們哪！雖則如此，耶穌却愛護他們，超於一切，超於若納之子西滿，超於雷霆之子雅格和若望，因爲他曾囑咐過他們，要他們變成小孩兒然後才能進天國……因爲在天國

裏祇有小孩兒！

因此耶穌願意先在小孩兒們心靈上播種，他們的心地特別純潔，他令人讓小孩子們到自已跟前來，教他們在自已身傍，吻他們，撫愛他們……

耶穌平時是多麼溫和，到底對那些阻止小孩兒們上他身邊來的人們曾經發過怒呢，他也同宗徒們爭辯過，是的，他真同伯祿發過怒，這正是爲叫我們注意明瞭這事的重大。

加里肋地方的小孩，全是棕色的面孔，烏黑的眼珠，如包拉地方的葡萄一般，又因爲巴來斯坦的氣候炎熱，所以他們常是喋喋不休的喧噪，不會背誦聖咏，祇會給耶穌述說一些粗俗的小故事，爲念一段聖咏的工夫，他們也不能老實安靜，經師們真也爲難！，只聽得他們在遠處作遊街出殯的遊戲，

他們臉上滿蒙了街上的灰塵，身上的衣服往往纏縷不堪……，這些加利肋的孩子們除了安息日進會堂，爲在經師們前顯得莊重些，他們是總不喜歡裝飾的，他們往日如此，今日何嘗不然！

雖然如此，耶穌却毫不介意，不像經師伯祿之流。耶穌愛他們這樣，要他們這樣，

他們雖是粗俗浮噪，然而却極誠實……，只因爲他們是小孩兒，便疼愛他們……。他愛他們的靈魂，把他們裝飾的比撒洛滿的花服，比田野間的玉簪還更體面……。

* * * * *

從此伯祿及其他的宗徒們，對於重視小孩兒，總算受了一番教訓，耶穌很嚴重地警告了他們，不單不許冷淡小孩兒，而他們自己還必須變成小孩兒，否則天國裏便沒有他們的地方，

這使宗徒們未免驚異，不過他們的心地還算不錯，於是他們便開始努力，變小孩兒，在他們還未成功之前，他們自愧，還是那麼大，他們便大開禁例，讓小孩兒們來親近耶穌，而自己却隨在後面

這真是小孩們的黃金時代囉！

* * * * *

耶穌睡在伯祿的船上，直到十九世紀，才一睜眼，便四外觀望，尋找小孩子們。

哈！他們已不在啦！聖體欄杆前已沒他們的蹤跡了，是有人在輕視他們，阻止他們

前來呀……！

因此耶穌很不滿意，不得不藉着他的代表——教宗的口，重新發命，不許人再阻止小孩子們上他跟前來，不單是在主日，而且與天天，……也再三的叮囑道：『你們回頭吧！』

我們趕快回頭吧……！特是我們做神長，做母親，做老師的人們！因引領小孩兒到耶穌跟前，特是我們的責任；而我們自身呢？天主賞了我們這許多年月，為叫我們變成小孩兒，教我們在謙卑，神貧及愛德上重生，我們真當同伯祿及別位宗徒，討愧我們還是這麼大。我們不要只教他們認罪告解；我們當設法教他們領聖體呀！

* * * * *

小伯禱完成了這次大避靜……！

小伯禱也做了這大避靜的講員……。人雖不見他穿上白衣，帶上領帶，登台宣講，他却作了比這個更有效的工夫；就是他在這大避靜中，每天的祈禱和領聖體……，許多罪人得以進天國，實在是他的功勞。

在出靜的日子，小伯祿被他的聰敏的小朋友們，一口同聲的選爲聖體童子軍的秘書。從此以後，小伯祿和講避靜的神父之間，便不斷的信件往還。

這位神父把那些信件都給了我……！我現在把他的原文稍加修改，給諸位小朋友們譯出來，你們看看，是多末美妙哇！

◎ 小伯祿的信件

我的神父：

你的小聖體軍伯祿，要報告你一些新聞，也爲使你曉得，從避靜以後，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的，在你走後的第二天，那些年紀較大的曾向我述說，他們怎樣送你到了車站。唉，神父，本來我也願意上車站去送你，只因爲我才七歲，人們全不告訴我，母親又不拘冬夏常叫我八點鐘便睡覺，奈何！奈何！

從瞻禮二起，我們的假期就滿了。我又上了學，我既每天領聖體，所以我也當每天好好用功。路易先生說，他對於我很滿意，也理會我用功多多了，唉！但是我的功課還

不能完全做好，錯字還不免常有；不過我要勉力，做個好聖體軍。也教你在每次來的信上看出進步來……，神父，我若全心愛天主，他不是就降福我嗎？每天我同他說，我愛他。我許下的天天領聖體，在你走後只犯過一次；可不是我的緣故，請神父原諒！原來那天早晨，我早早的進了堂，誰知却沒有彌撒，大都去送殯，我年紀太小，也沒人理會我……。我哥哥若望也如同我一樣，加入了日領聖體的甲組，是我勸服他的，我十分痛快，我想小耶穌一定喜歡有更多的小孩們，天天領聖體。

在家裡我多時沒鬧脾氣了，只有幾次吃飯的時候隨便起立，又同妹妹娥德吵鬧，父親責斥了我，本來我也早該挨打，却還沒人打我，希望永沒人打我才好。

於S城一九一二年四月。

小伯祿

我的神父：

* * * * *

我很喜歡給你寫信，並告訴你，我常愛耶穌聖母，到底我還有一些毛病，不曉的他們也那樣愛我不，母親命我把這事寫給你，唉！我還是有不聽命的時候：有時還欺負娥

德，與他爭吵，甚至有一次我們還彼此打了幾下呢……。神父呀，我許給你決不再這樣了。

我懶的好似山鼠一般，學變法時屢次搗鬼，有時還與女教員頂嘴。或叫我喝湯，或叫我吃魚，我每日任性使氣，這全是我的錯處，我的錯處的確不少，然而我願意立刻改掉他，好能每天早晨領聖體，教耶穌看見喜歡。

祈禱會的那段經文，我能背會了，每天早晨一醒我就念帕，爲的這一天爲恭敬耶穌聖心，及救人靈而過。望彌撒的時候我也念玫瑰經，我把一份玫瑰經，分做五段祈求；第一段爲聖教廣揚，第二段爲教宗，第三段爲父親，第四段爲母親，第五段爲若望，奸德及我自己，每段之後我還加念母親教給我的幾句短語：『小耶穌，請你賞我成人，賞我馴良……並保佑降福父親，母親，若望，奸德及一總的人。』小作禱。

補續——每天有一些小孩子們來報告加入聖體軍，我把他們的名字全登記了：日領聖體的十名，每主日兩次的八名，每主日一次的三十名，領聖體的時候，我們一齊上去，誰也沒有去了自己的徽章。因爲每天彌撒完，我就把帕同聖歌本子一起收回……

……我很親密的與你接吻。

你的小秘書

愛蘭小伯祿

一九二二年四月

* * * * *

可愛的神父：

祖母年紀雖老，却不常領聖體，並且責怪我天天領聖體道：『你爲天天領聖體，還不够馴良。』我就用你教給我們的話，回答她道「好祖母，我天天領聖體，並不是因我馴良，乃正是爲使我能馴良呢。……我也許給你，後來我要多加小心。」如今她也不再騷擾我了。

每天早晨，不用別人叫我，我自己便起來。若望幫我穿好鞋，我們就一齊去望彌撒，靜悄悄的下樓，這樣也不致吵醒爸爸，爸爸總不念經。我勸他滿四規，他也不聽，記得你一次說過，不滿四規的人，有壞表樣的大罪，因此我每天早晨求好天主賞他回頭。我私下裏常哭，萬恐怕升天堂的時候，爸爸不能同去，我向爸爸提過幾次。他不許我再開口。神父啊，你也爲他祈永吧，我擁抱你。

小伯祿 一九二二年五月。

* * * * *

吃飯的時候，爸爸說耶穌是個平常人，決不是天主。我就一邊笑着，一邊向他說道：「不對，神父說過，耶穌是天主呀。」若望也是這樣說，娥德跳在椅子上鼓掌喊道：「他是天主，他是天主。神父說過的。」

……在避靜時你會囑咐，我們不單當善勸父母，尤其是為他們祈禱，為他們犧牲，所以每天晚上，我在床前念玫瑰經時，每隔十遍：「萬福」就加念這句經：「小耶穌啊，賞我爸爸回頭吧。」

我的糖果糕點之類，常留下一半，分給瞻禮七過路的窮人。也請他們為爸爸回頭祈禱……！

一九二二，六月

你的小伯祿

* * * * *

神父呀，現在有個好新聞報告你：我母親同我一樣，也每天領聖體了，原來他只在

主口下領聖體，我對她說：「媽，你怎麼不同我一齊，天天領聖體，爲使爸爸回頭呢？」她沒說什麼話，却抱住親了我，從此以後，她在若望和我中間天天領聖體，

我是多麼痛快啊！我們確有把握使爸爸回頭了！……。

七月

小伯祿

* * * * *

我久已渴望的假期開始了，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海邊的別墅，昨天我們去海岸撈蝦，我得了一百二十條，若望得了一百六十條，娥德拿來煮熟了，這樣我們在巖石上，飽吃了一頓海味大餐。以後我們又逮住了一條烏賊，一個螃蟹。我們使他們角鬥，結果螃蟹勝利，烏賊逃避了。

……從海岸回來的時候，路上遇見一個拾爛紙的小孩兒，身量不過有爸爸的長靴高低，背着一條比他還重的紙口袋……。天上下着雨，氣候也很冷，小孩兒光着腳，從各門口的紙箱中收廢紙。忽然有三個較大的頑童，撲上前來，把他的口袋搶出倒下，又拿石子追着打他，他便一壁跑一壁哭，我見如此光景，連快跑上去，向那最大的

頑童痛擊了他幾拳，他們才撒退跑了……。

這時我們便問那小孩兒道：——你叫什麼名子？——我叫鐘兒，——你在那裏住？——靠近橋的地方，——你的鞋呢？——我沒有鞋，——來吧！媽媽要給你的，——我沒有媽媽——是我的媽給你呀，我就把他領到家裡，母親把我的一雙舊鞋給了他，又給了他一塊糕點，我幫他穿上了鞋問他道：——你有小球沒有？——沒有——好啦，把我的分給你。我就把我的小球給他裝了雨衣袋，他才吃着糕點笑迷迷的走了……。

神父呀，你給我們說過，凡給窮人做的，就是給耶穌做，所以我十分滿意，高興的蹦着向母親說：『好哇，我把小球及鞋給了小耶穌一半，爸爸可要回頭啦。』小伯祿

八月

* * * * *

我同若望，娥德剛去逮沙魚回來，要上鷗島去，必須經過幾處水窪，娥德不敢下水，我就背上他，若望跟在後面，彷彿馬夫……神父，你看我怎樣逮沙魚：我們三人各用一把木刀，在潮濕的沙子上隨意寫字，我寫了：我將來做軍官，如同爸爸一樣……

娥德寫了洋田因的故事，若望寫了些習題，沙魚從我們寫的每一畫裏，銀針似的潑刺潑刺地躍出來……娥德害怕，便跑了。我們二人都不如此，我們不怕，結果共逮了二百條沙魚。

如今我有個秘密，要告訴你：上月某日，領聖體後，忽然想起大罪的道理，因而連想到東京致命的小茂宜，他寧死不願犯個大罪……爲此我也求耶穌，賞我寧死不犯大罪的恩典，我知道這種祈求，一定很甲悅好耶穌，如今在晚上念完爲爸爸回頭的玫瑰經後，我便加念這段經：「我的耶穌求你即便賞我死了，也不要許我陷於大罪」。這種辦法好不好？

你的小伯祿 九月

* * * * *

我們又已經開學了，今天念了「加勞內河支流」一課，我還能給你背寫下來……
「加勞內是法國前南部的一條河」，右岸有：亞連熱河，與亞威隆會合的大耳河，老特河及與衣斯肋會合的道爾泥河。左岸有：沙瓦河，熱爾河，白滋河等。

諺語：「喝了加勞內河的水」便是指某人好事鋪張。

下面是我的小秘密：我很願沒人的時候進堂，好能獨自個兒與耶穌密談，有時他與我接談，有時他不答理我，我却還是一樣的喜歡與他同在，我總是給他說，該教爸爸回頭，出堂以前，我向他說：「小耶穌，我很願意多和你談一會兒，到底我還該讀書，我總不忘記你，要爲你善盡本分，因爲神父曾說過，爲你善盡本分，便是祈禱」在學校裏散心的時候在院裏，我常站在靠近小堂的一邊，爲的離天主更親近點兒，在野外去散步的時候，我也常找能看見聖堂的地點，爲給耶穌問個好兒，晚上躺在床上，也設法面向聖堂……好能給他請晚安。

趕到升了天堂，同好天主常在一齊，是是多麼好呀！然而爸爸往那裡去呢，？請多爲他祈求吧！



你的小伯祿 十月

……好天主不願歸化爸爸，叫我實在難受，到底每天早晨領聖體時，念玫瑰經時，上課時，總之時時處處，我還是給他祈求……昨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，就是：要使罪人回頭，有三件事該做：祈禱，講勸，犧牲。

神父：祈禱，講勸，的確我作了不少，但談到犧牲，我還沒有成績，爲此我就求耶穌，賞我多受苦，爲補贖爸爸得罪天主辱罵天主的罪過，賞他赶快回頭。

他總是向母親說，耶穌不是天主，說宗教是神父們捏造出來的東西等話。他也曾看過你給我的書，然而他說那不足爲憑，決不認可有地獄，所以也不辦神工。

我們真是沒有福氣！爲此母親常哭，

* * * * *

小伯祿 十一月

主日我領了聖體後，彷彿耶穌給我說「你爲使爸爸回頭，情願死嗎？」我答應道：哦！是的我情願——到底你該受許多苦處哪——可以！只要你肯相幫，我很願意，所以我現在已準備着受死，然而我沒你的准許，便這麼應承，是否有罪？神父，我這樣辦，對麼？

爸爸快要換防，我們一月後便要動身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

小伯祿

* * * * *

今天本堂神父給聖體軍照例開了月會，他先問我每組加了多少新同志，日領聖體的甲組增了一位。其中六人是我勸的，後來神父給我們述說本軍主保聖達尼的行實，說他在七歲時就發了童貞願。

似乎耶穌也問我，願意效法達尼許給他常常潔淨不願意，我答應了他，願意，我是多麼願意將我完全犧牲。獻於好天主啊！若能得你的准許，我就要在每天領聖體後，重發這願。

小伯祿

一九一三年正月

且你們不要阻止小孩子們前來……

現在我們從S城移到L城的新防地了

唉呀！我的神父！我真是難過！因為這L城與S城完全不同了，這裏沒有聖體軍的組織哩，日領聖體的孩子簡直一個也找不到，最熱心的也不過每月領一次聖體，所以在我們的初到這裏的第八天早晨，彌撒才一下台！本堂神父便把媽媽同我叫到了更衣所內，我

十分害怕，神父注視了我一會兒，向媽媽道：「太太，木村的教友，對於您這種辦法，頗不以爲然，您自己每天領聖體還可原諒……要說領着您的少爺也上欄杆去領聖體，這簡直有些人莫明其妙，覺着實在看不下去，那麼您估量您的少爺也懂得他做的是怎麼一回事麼？」——神父，我估量他懂得，再說並非我領了他，是他領着我每天去領聖體呢——他幾歲了？——八歲——伯祿你爲什麼每天領聖體？——神父爲教耶穌和教宗喜歡——還爲什麼？——還爲……爸爸回頭，神父沉思了好大一回，才說道：「好哇，小伯祿既是教宗激勵你們如此，我若阻止你們，就未免不對了。……你還天天領吧。」

我們很滿意的回了家。

你的小伯祿 二月

補白——明天我們要去赴某師長太太的茶話會。

* * * * *

那天從師長太太家回來，我着了涼，受了感冒，現在還覺得不舒服，這信是母親相幫我寫的。

那天在師長太太家裡，有許多上級軍官，及他們的太太都往座，爲了我每天領聖體

，這些太太們就全攻擊起媽媽來了。

第一個發言的是師長的夫人，她向母親道：「愛蘭太太，我真想不到，像你這樣的好教友，竟有這種謬見……教一個八歲的小孩子，去領聖體……並且還是天天……」

……這世界真大變了！我以為現在一位做母親的好教友，第一任務，便是要尊敬聖事，也教給自己的孩子們尊敬，說到我自己，我有四個孩子，我打算那一個也不許他們在滿十一歲前開聖體……至少到那時候，他們可以懂得他們，做的是什麼！……」

以後名旅長的太太便接着說道：「守那樣的空心齋，為小孩子們的健康，實在不妥……我的孩子們在起床前，我就先給他們吃東西。」接着是一位胖太太（她的帽子上戴着一支白鳥翎）說道：「現在這些新花樣，真使人驚異！許多人都擔憂着，初次領聖體，要失掉他的尊嚴，經言要理的常識已不甚講求了，她們說話的時候，我屢次看母親，見他滿臉通紅，如同我一樣，有要哭的樣子。」

待她們批評完了，母親和顏悅色的回答他道：「衆位太太，對於諸位的一切責難，自有神父及神學士們去討論，不煩我再來回答，至於我的神學原理，只有一個字：聽命

而已，教宗既然希望我們的孩子，在初開明悟的年歲就領聖體，那麼我們的責任，就是把他們領上聖體欄杆去，然後再領他們下來，且是在可能範圍中，天天更好，我只知道聽命，不知其他，若說審斷教宗，批評聖教會。那可不是我的事。」

師長在傍聽了，走上前來說道：「好極啦愛蘭太太，我主張的唯一公教主義，也是如此，要想着駁辯非難，那你去常誓反教徒好了；然後你願批評什麼便批評什麼，想信什麼便想信什麼豈不更合邏輯？」又轉身向我道：「小伯祿，上前來！給她們講段要理。」聖教會內是誰出命？——是教宗，師長，——對呀，小朋友……——你們諸位太太看看。一句話便把你們的諸凡理由全答覆了，試想：現在我們的軍隊裏，任何小卒都可出來批評我的命令，教給我戰術，你們想是怎樣？……然而……！我？究竟不過還是個能有錯誤的人。而教宗呢？却有聖神的幫助，不能舛錯哩！……小伯祿，你真勇敢，來與我接個吻吧！」我便深深地吻了他兩下子……。

我們要走，爸爸在廊子上穿大氅的時候，我聽見師長向他說：「團長！我恭喜你還有這麼個小寶貝，將來一定是給你增光的」，在路上爸爸緊拉着我的手，想必是他很滿意。

我，爲此我晚上在床前照例念的玫瑰經，一半兒是爲了師長，因爲他解了母親的圍哩！

小伯祿擁抱你 二月

* * * * *

我的神父：

難處又開始了：瞻禮五，那些太太們來我家吃茶，因爲我們仍舊天天領聖體，她們還是盡力的攻擊母親，這次可沒人來保護母親了，併且她們走後，爸爸向母親大怒道：「這種迷信，還不快完麼！真是平地起風波，來給我臉上抹灰，」母親放聲大哭，我就用書上見過的話，質問爸爸道：「爸爸你爲什麼天天叫吃飯呢？——爲教你活着——對啦，爸爸，所以爲使我的靈魂活着，我才天天領聖體呀。」他沒答理我，也沒同我接吻，便上樓去睡了，唉呀！我們真沒福氣呀！

母親跟了我到床前，給我緣着被子說道：「小伯祿，我看人人反對我們，保護鼓勵我們的却沒有一人，或者我們只好隨大眾了？——是啊，媽，但是這樣，我們就不是隨天主了——伯祿呀，這是固然真而又真的……」。但若再繼續下去，人們必更要批評

，爸爸可要真怒了，——不錯，可是我還有個辦法，可以繼續下去：我們這裏不是有許多堂麼？主日我們在本堂領聖體，別的日子我們可以去別的堂裡去領……這裡恰巧還有六座堂，那麼一天去一處，每天我也可以早一些起床，」母親便同我接了兩個吻，說道：「伯祿你說的有理……明天我們就可以開始……求你的護守天神保護我們吧……。」

* * * * *

從此以後，我每天早起一刻鐘，我們便一天換一座堂……唉！我的神父啊！小孩們尋找耶穌，是多麼艱難呀！……人人都來阻止他們……。你的伯祿與你接吻



III 走向花冠去

莊稼熟了，主人把牠收入倉中，恐怕仇人夜裏到來，撒上莠子，士卒打了勝仗，將帥便來獎賞他……。小伯祿着實奮鬥了些時，他爲忠實於耶穌，盡心竭力地奮鬥了呢，雖說不像達其倫爲主聖體流了他滿腔的熱血，小伯祿却也爲耶穌犧牲了不少的心血

哩……………

看吧，花冠已經預備妥了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我的神父：

現在我臥病在床……………祇能用鉛筆寫幾個字，母親同着若望德娥全進了堂，今天我不能去領聖體了……………恐怕此後總也不能再領了！！

現在我的小藍屋內，只有我自己，瞻禮六那天領聖體後，彷彿耶穌又重新向我說：「小伯祿，你仍舊願意爲爸爸回頭，而死嗎？」我答道「哦！是的，我願意……………」我又求了好天主賞我多多受苦，好能補贖爸爸的罪。

那天晚上，從學校裏回來，我就吐血，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又吐了兩次，遂請了大夫來診視，大夫走得，母親滿眼流淚，緊緊的抱着我哭，她又告訴若望要給我做九日敬禮，而領聖體，我自己却不希望再好了，我願死了去見小耶穌，並爲爸爸回頭，我如今實在痛苦！到底我願意受苦，如同耶穌一樣，爲使罪人回頭，多咱我死了，請你還爲爸爸念經！天堂再見吧！

你的小伯祿 三月



可愛的神父：

仍是我的信，可是我自己不能寫字了，這封信是若望替我寫的，我相信不久就去見小耶穌了，多麼高興呀！屋裏剩我自己的時候，我就唱那段避靜時唱的聖歌：『在天！在天！在天，我將見我母的慈顏』。我或把胳膊交叉作十字形，唱那段爲罪人回頭的聖歌：

慈愛的母親瑪利亞，

爲我們罪人祈求吧！

仰賴你的祈禱，

使我們的硬心歸化！

我全身疼痛，但我却喜樂非常，有一次本堂神父來望看我，他聽說我們去各堂口領聖體，他問我是否真有其事，我遮着臉說是真的，神父又問道：「小伯祿，你爲什麼要如此呢？」爲教小耶穌及教宗喜歡，並爲使爸爸回頭……——你願意使爸爸回頭麼？

——哦！是啊！神父，正是爲這個緣故我才求着死呢。

神父哭了，也沒說什麼，就走了，我不敢請他給我送聖體，但求耶穌代我致詞

你的小伯祿

* * * * *

我的神父：

今天我自覺比較好些兒，本來可以用鉛筆給你寫信，若望却不許可，所以這信是我念他寫的。

第二天神父又來看我，我以為是要受責斥，誰想他却拉了我的手道：「伯祿若能天天領聖體你就很快活麼？」——唔！神父！那一定，——好啦，我要親自每天來給你送聖體……明天我們就開始，小伯祿，請你也爲我祈求……。

次日很早，神父便來了，母親各處擺了些花，若望娥德手裏拿着初次開聖體的聖蠟，跪在地下念經，爸爸大大感動，自己也跪下了，我理會他也彷彿是念經……。神父念領聖體前誦，相幫我領聖體，以後又幫我謝了聖體，多咱神父向我說：「給你親愛的父母祈求吧」的這句話時，我一看爸爸，見他正在用手巾擦眼哩。

午後，神父又來了，他問我說：「——伯祿，爲教小孩子們多領聖體，或同你一樣天天領聖體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——神父，該如同S城成立聖體軍——是的，伯祿，我馬

上就下手辦理，你也別忘了爲我代禱，明天我還來給你送聖體，媽媽連忙說道：——神父不必自己勞神了，副堂神父年青力壯……他來比較便利一些兒……——不，不，我該以身立表，我願人人知道，我喜歡養育小孩們的靈魂，也如同耶穌如同教宗一樣，哦！我這才明白了耶穌是爲什麼特別鐘愛小孩子們哩。

以後他親了親我才回去了。

你的小伯祿

* * * * *

我的神父：

小耶穌願意我在死之前，滿嘗一切的快慰；本處的聖體軍已經成立了，娥德年才五歲，神父准許了她要在建定聖體大禮日開聖體，現在只有爸爸的問題，我求了爸爸至少同我一齊念回經他竟聽了我的請求，念了一份玫瑰經，並一段：吁至仁童貞瑪利亞：大概他回顛的日子，我就不在人間了……：在天堂上却也能看見的，我就把這點兒犧牲獻給好天主吧！

我很相信，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，因爲我咳嗽的十分利害！……整夜不得安眠

天堂上再見吧！

你的小伯祿

一九三·三·十五·

我到了天堂要多多爲你，並爲聖體軍祈禱。

IV 天國的主人翁

◎小伯祿的父親

我的神父：

我要把我們這無限的痛苦報告與您！

我們的小天神不在了！我們的小伯祿死去了！

他的確是個致命者，飽受了一個月的痛苦，聖人們能受的苦，他也受了，並且時時忍耐，絲毫不報怨。

本堂神父每天早晨來給他送聖體……………他徹夜不眠的等待這天堂的時刻

神父上樓的聲音一入了他的耳朵，我們這小天神的面孔，就完全改變了。他的雙眼彷彿看見天主似的……………這種神秘的對越，延長了整日的工夫，我進他屋子的時候，他正

在念玫瑰經唱避靜的詩歌，我教他休息，他回答道：「……爸爸我同好天主談着話，便休息了——你和他談些什麼呢？——談你的事哩。」

最後的那天早晨，他母親告訴他，要作第二次九日敬禮，爲求得他痊愈，他便放棄大哭道：「媽呀！不必如此了，你不該阻止我，我願爲歸化爸爸而死哪。」

建定聖體大禮的早晨，他死去了，正是娥德剛領了初次聖體，伯祿摟抱了她很久的工夫，以後他便預備自己領臨終聖體，神父請了聖體進屋時，伯祿捧着雙手跪在床上，眼裏充滿了天上的喜樂，領聖體後，他求我寬免他不聽命的過犯，那時我幾乎要給他說：「我可憐的兒呀，是我該向你求寬免哪！」但我已經嗚咽梗塞的說不出話來，他母親小若望，及娥德如同我一樣，都已哭不成聲了，本堂神父也哭了，只有小作祿却很安詳地安慰着我們。各堂裏頭鳴鐘的時候，他的最後爭扎便開始了，忽然他好像是我……待我把耳朵湊近他的唇邊……只聽他氣喘喘的說道：「爸爸……天堂上……再見吧……我死去是爲的你呀……」他的瘦削的小手緊握着他避靜時的念珠，這樣就斷了氣。

死後他的面孔頓時光耀非常，彷彿侵沉在天上的光芒裡一般……嘴唇微笑着……同時一種不可名言的平安，從這久被病苦煅煉而削瘦的，小屍身內發出。就這樣寂然無聲了，當時我的確相信，見了一種奇異的神光自這位小天神身內透出，我對他真是自慚形穢呢。

二十年來不曾念經的我，二十年來失了信德的我……，當時默自思忖，不由的雙膝跪在床前了……祈禱，痛哭，哽咽……然而不是爲他，却是爲我自己哩……我求天主併求我們這小天神，寬免我這一生的浪漫懈怠，唉！他是多麼偉大，我是多麼卑鄙……，在他面前真使我羞慚呀！我一個罪大惡極該下地獄的惡人，怎堪與道主的特選者來接吻呢！……。

「像這樣污濁不堪的我，要終夜在他的身傍守候。」……我只一思想，便覺刺心難當，因此我更明白了，一個該下地獄的靈魂，在天主的審判前，他的羞愧的程度更該如何！最後我才跑到一位神父跟前，辦了我一輩子的總神工，然後再擁抱我的孩子，在他身傍守着，那羞慚的程度，才覺得稍微輕了些兒。

他穿着初次領聖體的衣服，臥在一些白玉簪花束之間……跪在他跟前，把我

可憐的靈魂獻給了他！……請他降福保護……。

望復活日，全城的鐘聲，沉寂了三天，正在齊時復活的時候，我們隨着他的棺材向墳地進發，這種儀式不像是出殯，簡直是奏凱……本堂口的小學生們，全來送殯，他們全穿着初次領聖體的衣服，我那時雖然是眼淚汪汪，却是一種喜淚了，這種喜樂然深而新穎，充滿着安慰。

墓穴的兩旁有小學生們圍着，男孩子們全佩帶着臂紗，女生們全穿着白袍子，整隊環立，待下了頭一釘土的時候，本堂神父便開言道：『我可愛的孩子們，我現在的感動太深了，致我不能作較長的談話。我們先來念一段經，為感謝天主在你們的小朋友的靈魂上，所作的偉大工化，聖寵使人成聖，並不在乎年紀的大小，我們的小伯祿因着天天領聖體，成了一位宗徒，一位大英雄，希望他在天堂上還做我們的宗徒，使我們大家日進一日的，全明白耶穌在聖體內的希望；就是願意藉着聖體，保護你們，每天長養你們的靈魂。』

可敬的神父！請你為我們祈禱，尤其為我好使我稍微對得住我的孩子點兒，因為我

不過給了他肉身的生命，他却給了我靈魂的生命哩！

愛蘭

復活瞻禮日寄至巴城。

* * * * *

可敬的神父：

還是我——小伯祿的父親，在您跟前替可愛的亡者問候你，亡者——這字用的適宜麼？因為我覺得他雖我是總沒有過的那麼近，復活瞻禮日我領了聖體後，這是我有新生命——有因着他的死我才得到的新生命以來，頭一次領聖體，在我心靈的深處，我聽見一句很真切的話：『如今你該替我天天親近耶穌了！』唉呀！實在是我的孩子的聲音——我想法不要聽他，他却給碎我的心，又使我心中充滿喜樂。他在重說道：『爸爸現在是你的本分了！……我為得你回頭——為得你完全的回頭，出的代價不小啊。』這種呼聲，一連數日不停，在我耳邊，尤其在伯祿平常早晨進堂的時候，更覺迫切……最後我就依從了。

從此以後我——這最後進主園的工人，也要勉力前進，每天上欄杆去，砌這個缺席

，主意一定，我覺得心裡立刻便不安了。現在我惟一的志願，就是遠遠地步他的後塵，漫漫地踏上聖德的路徑，這個路徑是他以犧牲一切，犧牲自己的精神，大踏走地步過去的，按理我本當做他的師傅。現在只好做他的徒弟了。

今天早晨我園中徘徊，走到一條玉簪花前，花萼夜間已經開了，下邊有一裸小銀星草，貼着地皮，也開着他脆弱的小白花，看去好像是由玉簪花上滴下來的一點兒……潔白的津液，在他的蔭下，漫漫地發生了起來，我也願如這小花……托庇在伯祿之下，浸潤滋長。……

請你爲我可憐的靈魂代禱吧！

愛蘭 一九一三·五月

V 小孩們求餅

小伯祿長眠了……！

小伯祿睡在高山，在上邊可以俯視海面。

小伯祿安歇在天上的寢室內，在天神們的細心守護之下

在他的坟頭上，一架紅色花崗石的十字架，伸着他的雙臂，一棵臺生的薔薇，把他的白色花球，滿懸在上邊。

在雲斑石的墓碑上彫着一座聖龕，上面懸着一尊發光的麵形，四周刻了小孩子們的朋友——耶穌的怨詞：

容孩近我！

不要教他們和我遠離！

因為天國正是他們的。

聖龕上面，石匠依着老習慣，也鑿了一個水盤，可容一些雨露……住存古松上的藍色鳩鳥，時常飛來飲啄。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小伯祿如今在天堂，給他留在世上的小兄弟們，轉求他們的在天大父：

聖父啊！盛暑的炎夏，藍色鳩鳥渴了，你就賜給他們所希望的水喝；牠們餓了，你就拿你倉中的麥子飼養牠們……求你不要使那些向你求神糧的小孩子們，因飢餓而

死！

聖父啊！你衣玉簪花以那樣潔白的衣服，又用雨露每天洗濯他們的的花瓣……求你用你的聖餅，也保存小孩子們靈魂的清潔吧！多賞他們一些肯給神糧的神父！多賞她們一些善盡職務的母親吧！

爲教我們記得你的慈善，請把你心中的神情，也灌輸到一切做母親的心中吧……！使她們不但做我們肉身的母親，且做我們靈魂的母親，你祝聖了她們的手是爲永遠，爲使她們在我們的靈魂上撒些永遠的籽種，使她們把天主請到我們心裡來，如同神父請耶穌到麵形內一樣。

主啊！請俯聽：「向你求餅的」小孩子們的祈求吧！教我們不要再說：「無人給我們哩」

小伯祿在天上這樣不住祈禱

小孩子們的護守天神，跪着答應道：

「甚願如此！甚願如此！」

一九一三·十月·

一九三四·七·二七

脫稿於南屯

(終)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

翻譯者 成 方 濟

印刷者 宣化真一印字館

定 價 (大洋四分)

10/1/20